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四回 顏大人哭勸錦毛鼠 公孫策智騙盜印賊

且說見印信丟失，五爺暗暗的叫苦。回頭一看，賊人由後窗竊進來，撒下硫光火，雖是遍地的火光，有煙有火，絕不能燒什麼物件，也不燙手，乃夜行人的鬼計。五爺返身而出，言道：「大人，印信丟失，諒他去之不遠，待小弟追趕下去，將印信奪回。」

大人言：「五弟，印信丟失不要了，只要有五弟在，印信丟失不妨。」五爺那裡肯聽，早就躡身躡上房去。一看東廂房北山牆有一黑影一晃，五爺用飛蝗石子打去，「叭」一聲響亮，雖然打在身上，此人未能墜落下去。五爺縱在東房之上，趕上前去就是一刀，只聽見「哧」的一聲，原來不是個真人，也是夜行人用計，乃是江魚皮作成的，有四肢、一個頭顱。無用時將他折疊起來，賽一個包袱；若要用時，腿上有個窟窿，用氣將他吹開，用法螺絲將他捻住，不能走氣。腦後有皮套一個，掛於牆壁之上，被風一擺，來回的亂晃，其名叫做「映身」。五爺上當，刀刺皮人，轉向撲奔正西。大人連叫不可追趕，五爺那裡肯聽。

出上院衙，往西追趕，見一人在前施展夜行術，細看肩頭上高聳，聳肯定印匣。五爺趕上前來一刀，正中腿上，「哎喲」一聲，紅光崩現，滿地亂滾。五爺躬膝蓋點住後腰，先拔賊人背後之刀，拋棄遠方。解賊人的絲縲，四馬倒攢蹄，寒鴨浮水勢，將賊捆好。解胸前麻花扣，將印匣解將下來，雙手捧定，在耳邊先一搖，只聽見「咣噹」的亂響，就知道印信在於裡面，五爺暗暗歡喜。猛然抬頭一看，前邊還有一個夜行人。五爺意欲追趕那人，自思印已到手，便宜那廝去罷。後邊廂燈火齊明，原是上院衙官人趕到。本是公孫先生至馬棚救火，一浸而滅。先生進裡邊見大人，訴言其事。大人命先生派官人追趕白護衛，故此前來。遠遠問道：「前邊什麼人？」五老爺答道：「是吾。追賊人不上半里之遙，將賊拿獲，爾等們來的甚巧，將他抬至上院衙，以備大人審訊。」眾人答言：「五老爺先請，我等隨後就到。」

五爺提印匣，按舊路而歸，仍是躡房越脊，不由大門而入。至大人屋中，見公孫先生在旁解勸，大人呆嗑嗑發怔。五爺捧定印匣說道：「大人印信丟失，小弟追出上院衙，不上半里之遙，將賊捉獲，將印信得回，請大人過目。」將印信放於桌案之上。大人歡喜非常，言道：「到底是我五弟呀！到底是我五弟！倘若印所門戶已壞，將印匣暫放先生屋內。」先生點頭，不肯去收，自付道：「印已到賊人之手，不知印信可在裡面無有？倘若不在，糊裡糊塗將印收訖，倘若用印之時，裡面若無印信，豈不是交接不清，一人之罪麼？」故此問五爺說是怎樣將印信得回。五爺道：「行不到半里之遙，一刀將賊砍倒，將印信得回。」先生說：「就是這樣得回？」五爺說：「正是。」先生道：「印信已到賊人之手，沒有什麼舛錯？」五爺冷笑道：「先生若伯有什麼舛錯，當著大人面前，大家一觀，也省了日後有交接不清之患。」大人道：「先生收回去。雖然印信丟失，片刻的光景，依然追回，還有什麼舛錯？」大人論的是這個人，五爺不能辦錯事；先生論的是公事。五爺得了印匣之時，晃了兩晃，知道印依然在內，本就是狂傲的性分，那時也沒讓過人。先生一問，就覺得氣呼呼的冷笑，說道：「先生，咱在一處當差，唸書的人實屬利害。既然這樣，更得當著大人面前看明方好。先生不可收印，小弟雖把印信得回，不知裡面印信在與不在，在大人面前務必看明方好。」

先生無奈，將包袱打開一看，就知道事頭不好，印匣上鎖頭不在了，說：「不必打開看了。」五爺按住印匣，一定要看。大人言道：「就打開看看何妨。」將印匣蓋打開一看，那一顆黃燈籠的角端印蹤跡不見，有一塊黑黢黢的鉛餅子在內。大人看見一急，將包袱往上一搭，吩咐收回去，料著五爺未看見。豈不想夜行人的眼快，早已看見，言道：「他們盜印的原是二人，小弟捉著一人，走脫一人。印匣既是空的，印信必在那人身上帶定，諒那廝去之不遠，待小弟將他捉獲回來，自然就有了大人印信。」大人用手一揪，死也不放，叫道：「五弟呀，五弟！想你我當初在鎮江相會，你也無官，我也無官。事到如今，你身居護衛，我特旨出都，丟了國家印信，不至於死，無非罷職丟官。你我回到原籍，野鶴閒雲，浪跡萍蹤，遊山玩水，樂伴漁樵，清閒自在，無憂無慮，勝似在朝內為官。朝臣待漏，伴君如伴虎，一點不到，身家性命難保，五弟不至於不明此理。印信丟失不要了。」大人揪住五老爺死也不放，並有那邊主管玉墨擋注也是苦苦的將五爺解勸。五爺乾著急，不能出去，又不敢與大人動粗魯，只可坐在那裡，低著頭哼哼的生氣。

大人合五老爺說起私話來了，講論當初三吃魚的故事。公孫先生一聽大人與五老爺說起私話來了，轉身出得房外，觀見外頭有許多對面站定。公孫先生至前一問，原來是看定盜印之賊。看此人夜行衣靠，腿上血痕，黃黃的臉面，倒捆四肢，是個昏人。吩咐官人：「搭在我屋裡去。」先生跟定，至屋中取止痛散與他敷上，便問：「朋友，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，為何作出這樣事來，豈不把自己的性命饒上？若肯改邪歸正，我保你在大宋為官。」賊言：「我今前來盜印，萬死猶輕，焉有做官之理？休來哄我。」先生道：「我們開封府眾校尉與護衛等，那一個不是夜行人？何況你有說詞。」賊言：「我說什麼？」先生道：「你們來幾個？」回答：「兩個。」先生說：「少時見大人，你說他盜印，你巡風，本要將他拿住，以作進見之功，不料他已跑遠。」賊人說：「此言錯矣。我現肯定印匣，怎麼說是他盜印哩？」先生笑道：「你好糊塗！印是他早已拿著報功去了，你的印匣是空的。此人陷害於你，你還不省悟。」賊言：「此話當真？」

「焉能與你撒謊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，好鄧車，原來是興心害我。先生若肯引薦於我，願與大人牽馬墜蹬，泄王府之機，說印信的來歷。」先生道：「兄弟，你先把話對我說明，我好在大人面前與你稟報。」賊言：「我乃襄陽王府與王爺換帖弟兄，姓申名虎，匪號人稱鑽雲雁。皆因是昨天大人手下不知是誰，前去至王府府探陣，殺府內一人。我們那裡有一個鎮八方王官雷英出主意，令王爺差派人來盜印，就是神手大聖鄧車。教我與他巡風，命我馬棚放火，他去盜印。事畢，樹林相會，將印匣教我肯定，見王爺報功。我只當是一番美意，不想插刀死狗娘養的，害的我好苦。」先生問：「得印回去，放在什麼地方？」申虎言：「雷英的主意，放在沖霄樓三天，以作打魚的香餌。第四天，拋棄君山後身逆水寒潭。此處兇猛，鵝毛沉底，就是神仙也不能撈上來。」先生隨問，早記在心中，說：「大人已然睡覺，明天再見。」叫官人與申虎解開繩子，上了鎖子，交府衙門收監。申虎次日方知是誑他的清供，也就無法了。

先生交申虎去後，細寫清供，入內見大人。大人勸五老爺將今比古，好容易有點回嗔作喜模樣，不想先生把口供一遞，大人一瞧，惡狠狠瞪了先生一眼。先生也覺著無趣，喏喏而退。大人頗知五爺的性情，他若不知印的下落還好，他若一知下落，冒著性命危險也要去找尋回來。此時五爺倒不是滿臉愁容了，反倒笑嘻嘻的言道：「夜已深了，請大人安歇睡覺罷。」大人淚汪汪的言道：「我安歇倒是一宗小事，只怕吾弟要追印去。」

五爺道：「小弟謹遵大人的言語，焉敢前往。」大人道：「去也在你，不去也在你。你若要一走，隨後我就尋了自盡。縱然將印信得回，若想見吾一面，勢比登天還難，那時節只怕悔之晚矣。天已不早，你也往外面歇息去罷。」五爺告辭。

這才是：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任憑大人說破舌尖，自己的主意已定。回到自己屋中，更換衣巾，上王府找印。若問白玉堂的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